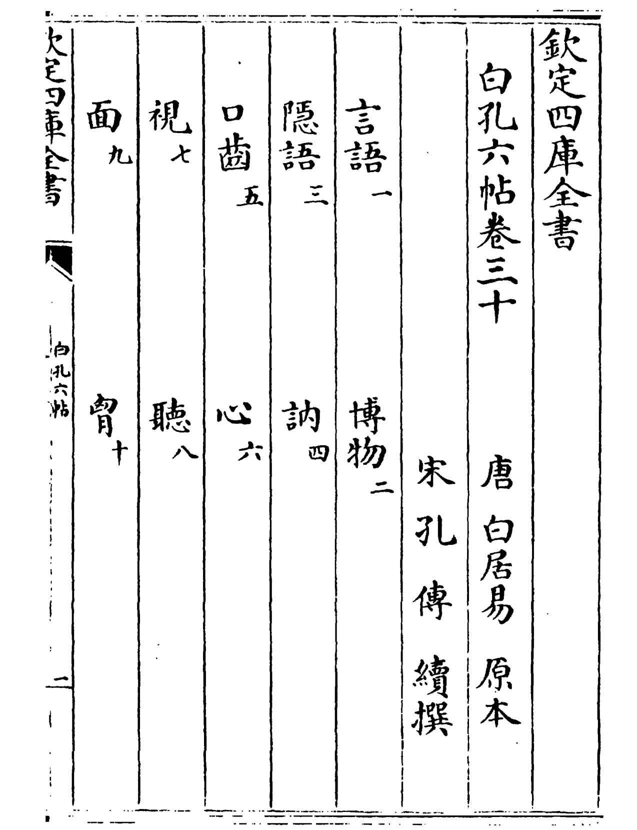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手十一　臂十二

言語一　慎言 利口 失言 辯 游說 誹謗附

白言語有章　發言為詩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也　好言自口　言必有中　非禮勿言　智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不厭公叔文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言中倫柳下惠　思忠君子有九思言思忠　無瑕善言無瑕謫　千里應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宰我子貢言語科　作乂洪範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　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言謂身沒立言於世　身文介子推曰言身之文　有徵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

身子産有辭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釋辭晏子一言君子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也輯矣輯睦也詩曰辭之輯矣一言而善傳曰叔向適鄭鬷蔑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大辯若訥巧言如流文子之賢則聞吶吶而仲尼之聖且貴便便文以君子之辭禮加民言出乎身加乎民口實以台為口實惟口起羞出好興戎有章出言有章大言小言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穆穆皇皇言語之美君子約言小人先言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君子也瀌語之言能無從乎請事斯語辭達而已矣在耳之言吐

嘉言如木屑王澄與人書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吐嘉言如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清言理服言譚林藪樂廣常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為言譚之林藪鄙小子之狂簡竊先生之餘論我求懿德爾有嘉謀當喻以正義豈移於浮辭雖嘉言可聽而國章難廢懷壁興詠鑠金垂範庶遵季布之諾宜附周任之言其容不改斯言有章一言興邦片言折獄戒在三緘應其千里踐言

納言訥於言敏於行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言忠信孟子之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慎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君子欲

訥於言　三復南容三復白圭得無訒乎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駟不及舌子貢曰耳屬于垣君子無易由言過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天何言哉子曰予欲無言一言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吶吶如怳反小貌也趙文子其言吶吶然不出諸口安定辭審言語也桃李無言下自成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口容止不安動易出難悔言易以溺人不可不慎也鉗口結舌大辯若訥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含鋒吉人之辭寡若含鋒刃不敢動也慎辭叔向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懲如簧之言緘若訥之辯苟不戒於三緘則必違於千里在朝廷

之內雖貴便便於鄉黨之中則宜呐呐出口文子如不出口似不能言

言顧行行顧言既三思而後行亦一言而為智亂階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慎乃出話賜不幸言而中孔子云是使賜多言也周廟三緘金人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為言故如老吃行年六十如老吃耳利口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口給子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焉用佞語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避辯士之舌端惡夫佞者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有言者不必有德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辭費有言無實也禮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溺口子曰君子溺於口注云言如溺水不能自治口費而煩言數煩也舌

在張儀舌在足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喋喋利口婦有長舌惟厲之階詩美

言不信信言不美老子躁人之辭多脣舌樓君卿之脣舌亂政書曰君罔以辯言亂舊政亂官書無以利口亂厥官利口惟賢書截截書曰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諞音辯屢中子貢曰億則屢中不思若訥徒務如流巧言亂德言

訒辭煩給奪慈仁子曰給奪慈仁奪亂也言給辯亂慈仁之德辭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注虛華之言口惠禮口惠而實不至怨灾及其身奪仁尚口易曰尚口

乃窮騰口說也裨竈多言豈不或中搖脣鼓舌莊子緩頰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說魏王豹謂徐言引喻嗇夫利口捷給張釋之言虎圈嗇夫口諧東方朔響應

無窮虎圈嗇夫代尉對文帝失言智者不失言起羞惟口起羞書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富辰曰傳口過言滿天下無口過務言自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效夷言衛侯效夷言子之曰君其死於夷乎詭其
言從之固矣失口君子不失口於人千里違之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榮辱之主易曰樞機之發云云無徵叔向言曰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言徐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唯口起羞俾躬自瘁屢中之
能雖聞子貢數窮之戒終見老聃多言數窮失辭獲戾失言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失言其言糞土也謂衛侯之虐上漏其言下失其臣智伯失灌水之

言魏武有齘舌之戒辯舌端君子避辯士之舌端口給給也却秦軍魯仲連譚笑而解圍下齊國酈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國七十餘城說楚聲子絶秦呂相雖子貢之言億則屢中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折天口舌在張儀宰貢之言蘇張之說碧雞之詞莊子白馬之論公孫龍辯文選離堅合異辯也劇譚膠言辯而不依禮義曰膠言折角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杜口齊有辯士田巴於狙丘稷下置館毀三皇而訾五帝一日伏千人有魯連子謂巴曰先生之言似梟者惡人也巴乃終身杜口不復敢言服人之口莊子曰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乎害義家語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六國合從也子貢變五

國之興衰以存魯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之變子貢之辯彈射否臧商榷得失辯哉家語子貢曰賜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利害使二國釋患唯賜能之子曰辯哉矯尾厲角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尾厲角含吐縱横張儀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送金蘇秦抵掌而譚李兌送黃金百鎰賜璧虞卿躡蹻而說趙王賜白璧一雙

解連環之辟文子喋喋利口截截諞言言惟可矣利亦博哉未可釋辭所宜從志辭有枝葉禮美言可以市堅白趙人公孫龍為堅白之譚玄黃所以為白堅所以為利一拜一起未足為勞蜀伊籍使吳入拜孫權權曰勞事無道籍應聲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宏辯陸賈有辯口抵掌河注泉涌懸河之辯

宰予子貢蘇秦張儀范雎蔡澤莊周公孫龍惠施桓衣十人皆辯士也　騁黄馬之劇譚縱碧雞之雄辯遊説縱横之術　合縱連衡蘇張破横散縱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虞卿説趙史虞卿游説士也躡屩擔簦説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命為上卿登長柄笠緩頬見上注掉舌蒯通曰酈食其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立譚　以口舌得官婁敬開説語蹇語不行辯説得其黨　行不苟合義在取容黥布受戮無收朱建之謀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説否臧於人利害於己樞機之理榮辱在茲巡其邦國建以功名長短術主父偃學長短縱横之術説煒煌而譎誑

文選　甘言誘我　甘辭子以甘辭誘子路盜跖責仲尼　誹謗　謗議　庶人謗　弭謗國語曰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而殺之國人莫敢言於道路以目王曰吾能弭謗　口語致罪漢書　謗讟傳曰君無謗讟　宮室崇侈謗讟並作傳　腹心非謗　理君父謗鍾繇為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　下獄毛玠孝先人有云見黥面妻沒入宮者玠曰天不雨為此也太祖聞怒收玠下獄廷尉鍾繇詰曰自古有孥戮黥墨下獄黜免　遂受誅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此棄市　彼有人焉謀於長者　人胥效矣我無是乎　去自安之術效滅族之計　聲聞于外言不由中　利口覆邦巧言亂德　九歌導屈原之情五噫寫梁鴻之恨　彼譖人者

能無悔乎惟君子乃能非聖人之教殺其管叔見賦於鴟鴞閔於周公用明於狼跋玉石失真卞和泣矣駑驥齊駕伯樂哀之居下訕上君子惡之誹謗之木孔未嘗語禁省事楊師道正觀十年拜侍中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遺風口代可汗鄭元璹尚文藝突厥攻太原元璹持節往勞彼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責無所屈因謂頡利曰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口代可汗如約朕何惜金石賜公哉好醜必言李藩同平章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漏禁中語劉晏為京兆尹司農卿嚴莊誣劾晏漏禁中語敏于辯論李訓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又持詭辯激昂可聽數言時政得失張公謹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李勣一

言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贊曰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語泄温造帝將用為諫官以語泄乃止警悟而辯温彥博敏於占對高士廉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賓戚千里外猶對面語房元齡高祖曰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馬周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芥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會朝離立偶語王無競改殿中御史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附耳語蕭復中官馬欽緒揖宰相列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家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一言賢於十萬眾馮盎或告盎叛太宗詔藺

謨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蓋反未然當懷之以德蓋惟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蓋蓋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

徐彥伯樞機論 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怨惡何由而生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世戒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俗吏語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劾奏語指斥 周允元同平章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為過

議論必傳經義 郝處俊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

議論高簡為時推向 陸象先

議論持正

有守立口辯令狐峘善敷奏機辯明銳馬周言如持水內石李綱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焉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

語謬劉洎曰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馬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請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踈而果恐以此敗劉洎贊曰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謹歟

夢進讜言若平生虞世南死帝夢

論議持正世南

欲有所言目禁輒止關播盧杞雅知播葦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

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開口爭事邪播即喑畏毋敢與爭

循謹無所駮異 董晉同平章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駮異參欲以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為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皇恐上疏固辭位

陸贄曰 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談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辯華給 崔莞

自負其辯 黎幹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

單議悟主 楊炎同平章言租賦庸調法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與嶺表而以單議悟主

詳辯 李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陽瘖 王徽為戶部黃巢入關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

應對 口如

響宇文融神明警敏應對如響不為偽辭悅人韋貫之名純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辯給粉澤其非盧從史擢昭義節度既得志寖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以口語軒輕事機楊虞卿性佞錄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輕事機故時號黨魁誕譎敢言張宿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宗薦尉得出入邸中誕譎敢言坐漏禁中語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坐漏禁中語貶郴丞游公卿間熊望悅險躁以辯說游公卿間談辯可喜楊虞卿父寧談辯可喜古興亡事劉蕡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以口舌緣飾王世充涉書傳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辯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崔仁師遷度支郎中

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

時事無不言 白居易工文章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淵剔抉摩多見聽可

居若不能言 桓彥範志忠孝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爭辯爭愈切

危言切議 宋璟張嘉貞後為相開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

議論有體 張鎬惟簡重

清談終日不及榮利 楊綰性儉約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陸贄言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善談確 劉伯芻有風度善談確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移人 王叔文能以口辯移人

口無二言 衛大經

與語見其沖遠 盧弘宣元和中鄭權帥襄陽辟署幕

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冲遠不覺洗然

能劇談 宋于奢為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

重謹 苗神客性重謹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論事者以單言進 劉祥道疏曰永徽以來論事者或以單言進

族立黨語 元結令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

善談名理 鄭王元裕好學善談名理

談詭 和逢堯談詭當大事敢邀福

言直不敢專權 李峴韓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

片言悟主取宰相 房琯贊曰琯以忠誼自片言悟主而取宰相

占奏敵給 元載為度支郎

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李少良上書訐其醜狀載怒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稱道皆詩書 史孝章性修謹

漏言 宋中錫文宗時同平章事除王璠京兆尹容論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

其謀

不詳之言 李晟詔罷兵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張延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釁圖之晟曰君安得不詳之言孰以聞

九幹 陸贄九幹聘辯給銜聰明上之幹也

人人助為談說 吳士矩文學釁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為談說

誕譎敢言 鄭雲逵

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 崔禎性齪齪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

樂瘖默 柳宗元貶永州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

辯士臨說 杜洪淮南將劉存濬次傳城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

嚴默終日 孔述睿雖與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

善辭令 溫彥博性周謹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若成誦然

發言陋鄙 李林

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

政事多所闕訪

王紹謹容主計凡八年政事多所闕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

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

杜悰有大臣體

以押闔干時

張濬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横術以押闔干時

説王敬武

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説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敖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

李抱真説王武俊

李抱真沉慮而斷王武俊反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争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順武俊亦感泣

解語

馬嗣孫為人懦暗少學劉昫罷相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僕射前嗣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

事無所見據令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嗣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

述慮 劉洎非言無以述慮

諄復 王世充言語諄復百緒

遽言亟辯 權德輿善辯論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于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博物 二

白博物君子 晉侯謂子產云

彊識 記曰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多識 晉侍中王粲博物多識

指掌 張華彊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

顯節陵中策 嵩山之下有人得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驗之果然也

識亡書 漢書上幸河東亡書

三箧詔問知者唯張安世字子孺識之具得其事後得七書校無所遺上奇之擢拜尚書郎

龍肉鮓

陸機饋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賔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茅積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虵化為雉

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虵化為之開視雉側果有虵蜕也

桐材擊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孔子識土怪

羵羊

辨防風骨

孔

鼮鼠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鼮鼠若虛曰非也此許謹所謂鼮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鍾山壙中銘

鄭欽説通歷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鍾啓靈兆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

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辯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説欽説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忽悟曰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旬服五百也黄鍾十一也係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九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汏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文故曰六千三百汏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霓裳拍

王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引工按曲信然

阮咸器

元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人莫能辯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

姑洗角

楊收涔陽耕得古鍾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古

鼎銘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告于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繆邪同大驚異之

狼星直日 江南李嗣主誥旦殿庭忽見殘麞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耳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隱語三

白廋辭 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卿大夫不知也吾得其二焉武子怒曰童子三掩人於朝以杖擊之折笄廋辭謂作隱語也

庚癸 吳申叔儀乞粮於魯公孫有山有山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云西方主穀癸主水軍中不敢出粮故爲隱語

麥麴芎窮 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

山芎藭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於泥中

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 漢書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孔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幷乞墨一枚 許欽明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掩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枚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其廋者遂見害

迷隱其辭 李乾祐擢御史大夫為褚遂良所惡出邢魏二州刺史嘗為書與所善刺史取朝廷事迷隱其辭為吏所責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雖州

廋文 王廷湊始廷湊賤微時鄴有道士為卜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廋文也

私閱隱語 高駢擢發吏百餘號察子厚廩食令居衢閑閭凡民私閱隱語無不知

折其

文爲十二言　段居正妻謝字小娥居正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折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内外姻莫能曉李公佐隱占得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夫者必申春小娥泣謝歲餘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

曾崇範妻　凡許聘數人其夫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着日炙乃汝之夫也後嫁崇範方悟江南野史

舅得詹事　朝野僉載張說女嫁盧氏常爲舅求官說不語它日復問說但指支床龜女欣然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後果然也

大明寺水　太保令狐綯鎮淮南慕容班嘗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見壁前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氺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邉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顧之皆莫辯獨班曰一人大字也二曜者日月明字也泉深尺一者寸土寺字點去氺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邉下字三梁四柱

烈火燃無字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恍然桂苑叢談

其文初不可曉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主尚注諱獎文仁遇千古火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其文初不可曉而後人因推已事以驗之蓋武氏革命自以爲金德王其佛菩薩者慈氏金輪之號也樂太國主則鎮國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皆以女亂國其五王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數

碑陰八字漢太尉許馘碑久磨滅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徐鉉父延休一見解曰談馬許字礪畢碑字王田重字數七

王仲舒與同舍郎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李藩名立字

彊致之 仲舒專爲俳說廋語相狎昵李藩一見謝不佳曰吾終日不曉所語何哉 赤元生栗 開元中含元殿火基下出丹至有隱語不可解言天漢三年赤元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過酷此亦不能辯也出百家鱠 淮西石讖 宣室志元和元年九月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之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之期在巳酉平後賊平果以是日

訥 四 吃附

白吉人寡辭 易 呐呐 見慎言門注 剛毅木訥近仁 君子欲訥於言 周勃張相 二人言事未嘗出口 訥口 李廣訥口少言 口吃 揚雄口吃

不能劇譚

質厚吳漢字子顔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郭林宗謂劉鴻儒

鄧艾口吃常稱艾艾晉文帝戲曰艾艾爲是幾艾荅曰鳳兮鳳兮是一鳳

期期不奉詔周昌剛直而口吃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昌曰臣期期不奉詔

魯恭王餘季年好音樂口吃難言吳志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於著書

孔囁嚅翁竇輩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

口吃而辯陸羽

遇人不能道寒暄五代孫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

蹇緩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蹇緩

合喙而隱志兮幽嘿以待盡柳宗元閔生賦

言吶性魯無特達之節柳宗元上權補闕

絳侯木訥爲漢元輔陸相奏議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洪上

書諭事帝使難洪以十策洪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其盡能哉

口齒 五

白脣亡齒寒 諺曰輔車相依云云 **舌在** 張儀開口示妻曰舌在足矣 **口爽**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編貝** 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口容止** 不妄言也 **見齒** 高柴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齒決** 禮濡肉不齒決乾肉齒決 **揩齒** 魏齊笞范雎折脅揩齒揩音路合反 **皓齒** 文選 **沒齒**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杜口 婁敬以口舌得官 張儀掉三寸舌 匪舌是出 徒以口舌簡相如 忠言不避截舌 載翕其舌翕合也 駟不及舌 莫捫朕舌 婦有長舌 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說文云公孫龍也 乳臭漢書漢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 含香應劭漢官侍中言老口臭帝賜鷄舌香含之 口方瀨鄉記老子口方 杜恕體論曰東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辭謹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脣者舌之藩齒者脣之合也故子貢曰駟不及舌 三緘其口家語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防人之口若防大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子産云 孝經鉤命決曰仲居海口言善

食海澤也淮南子曰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齒化爲石神仙傳服神丹三百歲異物志曰西屠夷在海中以草染齒以黑勝白張蒼無齒唯飲乳百餘歲卒漢書夜生晉書成帝杜皇后少有深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溫嶠先有齒疾拔之中風而卒孔方口婁師德顏真卿盧杞數遣人問方鎮所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銜恨切骨鉗口結舌顏真卿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頭可斷舌不可禁柳渾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爲所擠爲文之士

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快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柳宗元答友人掉長舌於公卿間劉嚴夫與段校理書文粹

爵賞在其口吻黎幹傳宦者劉忠翼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

折齒温廷筠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楊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訴於綯綯爲劾吏吏具道其惡行綯兩置之

飲董齒燋張果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鴂舌啅譟柳宗元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移書言情曰楚越間音聲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

虎口郭知運二

齒生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具哀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　五色齒止戈集孔戣好術藝延接方士多所傳授能口中現五色齒絲色光絢一瞬即改　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劉禹錫口兵浮危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韓愈贈崔二十六詩　齒落舌存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戒　作窮途哭杜甫暮秋寄蘇侍御詩　皆碎張廵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竒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老君剪舌唐夔州道士王法朗舌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後夢老君剪舌　金剛石碎佛牙正觀中有僧言得佛牙所擊無堅物傳奕聞之曰我聞金剛石至堅唯零羊角可破試往擊之應手而碎劉餗傳記　騰口任嚬嚬柳宗元詩　羨君齒牙牢且潔韓文贈劉師服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　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劉晏其有口舌者率以利

哄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

無掉爾舌以速爾咎 姚元崇口箴

利口作戒長舌爲詩 同上

心六

白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如旌 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

無瑕 士蔿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不競 孔叔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心不則德義

爲頑 傳 如面 富辰曰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包藏禍心 心能制義曰

度 人藏其心 不可測度 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 心正而後身

脩 禮 方寸 徐庶曰方寸亂矣 心如結兮 詩 如水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心若死灰莊子　虛其心老子　玄覽心照老子曰滌除玄覽　丹府　靈府　靈臺並心也　中心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鄙吝心生郭林宗曰逾月不見黄叔度則鄙吝心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以禮制心書　志以道寧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至和爲性最靈由心　非僻之心無自入也禮　主張六志紙縢七情　楚王蕩而祿盡徐廣亂而計窮　剖賢人之心書　刳心而學道言學道先去其心也莊子　心計桑弘羊以心計十三爲侍中　有臣三千惟一心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十惟一心　同心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啟沃高宗謂傅說曰

啓乃心沃朕心金石後漢世祖指王常曰此家率江夏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爲漢中將軍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劒承其心晏子春秋曰崔杼弒齊莊公以戟鉤其頸劒承其心春秋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心三月不違仁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哉晏子春秋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禮夢人以刀開心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之玄過於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却返孔心如山岳尉遲恭隱太子常贈金皿一車辭以聞秦王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高世溫造張建封節度徐州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心如鐵石

契苾何力帝曰若人心如鐵石

感心疾 韋綬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極於用

釁其心 祖君彦正拔柱釁具心即死

厚貌小心 高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厚貌而小心它日必大貴宜善待之五代史

面醜心妍 韓愈送窮文

言必顧心心必副事 陸贄言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

欲小 孫思邈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

約之於心 陸贄上書曰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

心爲萬事主 張玄素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嘔出心 李賀母使婢探

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誓天**李抱真見王武俊武俊感其不疑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久矣**多記損心**劉洎諫曰多記損心**披而示心**馬燧賊將徐廷光再拜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心廷光感泣**夢持巨鑿破其心**尹知章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剺焉**心沈抑以不舒兮**柳宗元閔生賦**擾濁浮躁本之於心**韋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治心莫若和平**杜牧送人赴舉序**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望故園賦**鐫心鏤志**旁脫後逸鐫心鏤志**錦心繡口**柳宗元乞巧文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韓崔羣書**忠臣寒膺**盧杞傳忠臣寒膺良士痛骨**雖長不**

滿七尺而心雄萬夫李白上韓荆州書

視七 目附

目非禮勿視 視思明君子九思 將思明也杜蕢謂晉叔曰爾爲君目將思明也 無淫視正視也 視遠惟明 視曰明洪範曰視曰明明作哲 目誠楚辭專專之目誠 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傾謂旁視不正也 目不別五色之章爲眛傳 五色令人目盲 見小曰明 視之不見名曰微 以管闚天 蔽明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見於蚊睫 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覩於秋毫 三年視蝨百步覩毫

離婁視下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衣有襘襘領也帶有結會朝之儀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導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宮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不昭不導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四目舜明四目而天下治遠視賈琮爲刺史升車褰帷遠視廣聽糾察善惡百城震悚尊其瞻視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見秋毫之末離婁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目逆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艶竊視金日磾見武帝美人滿側日磾不竊視忤視馬融前授生徒後列歌妓廬欽受業不忤視儀禮曰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注言書見面觀其顏色所傳言也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因觀安否若不言立則視祫坐則視膝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妥視謂上於袷大夫衡視謂平視士視

五步從長者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視必下將入戶入戶奉

扃視瞻無回視速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視流鄭伯視流而行速覆視戴

目而視傾耳而聽察泉魚觀天文視目不眩王戎視日之蚤暮禮

目目若懸珠東方朔自言美目盼兮目擊貿貿餓者貿貿然來貿貿

目不明視目動史駢觀秦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必敗之青白眼阮籍能爲青白眼禮俗士

輒以白眼嵇喜候之籍見以青眼喜乃退五色令人目盲老子喪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

明曾子弔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喪爾

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左丘明喪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與任安書云目者離之象易離爲目目如點漆杜宏理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瞭然眊然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乎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瞭音了眊音耄重瞳舜目又項羽目亦重瞳不瞬列子引錐至睫其目不瞬兩葉蔽目不見太山鶡冠子目所不見故若存若亡心所不繫故不生不滅十目所視蜂目豺聲深目而猳喙睆目眼如紫石稜閉門而泣目腫晝爛爛如巖下電裴楷謂王戎之睛孔方瞳子黑白明澈李密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

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

不能正視　永王璘貌陋甚不能正視

目禁　閑播與盧杞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

屏蔽　元稹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

失明　令狐彰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

白眼相公　張允伸性暴厲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

崔光遠　瞳子白黑分明

目恚　李林甫少選詔書出耀鄉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

紿病目行觸柱　朱延壽田頵之附朱全忠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紿病目行觸柱

目睛黃而夜有光　五代張彥澤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

一目重瞳子　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子

晝能見星　武攸緒晚年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㰦目　史思明

鷹視　五代秦王

從榮爲人輕儁而鷹視

目多白睛 五代漢高祖目多白睛凜如也

眼語 韓建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環視 羅洪信文玠死衆曰孰願主吾軍者洪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

低目窺覘 蘇安恒踈

深目而髯 趙來章卜人泰誚曰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也

目如秋水 李泌賀知章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一拜卿相出鄴侯家傳

木睛 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而黜陟之至有致鐵鉤于毬仗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爲鐵鉤所摘一目暗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紉賜木睛以代之一日晨起漱木睛墜水棄之侍姬竊笑寶怒曰瞎漢何足笑遂殺之注木睛莫知何木置中無所礙視之

如真睛矣出吳越備史　視物隅褷褷玄花著兩眼視物隅褷褷韓愈寄崔二十六　忽盲文粹皮日休九諷遇謗篇目正視兮忽盲　腦脂腦脂遮眼卧壯士韓文雪後寄崔公　目眇號獨眼龍威名蓋代北李克用　目瞬如電江南野史吳主璟目瞬如電　見善不敬與昬瞽同柳宗元送從兄序　其凝其盲韓拘幽操目掩掩兮其凝其盲　目視昬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韓文　伐眼酉陽雜俎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　闊視藩鎮序闊視大言自戍家　一低目相視劉總譚忠說總曰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

聽八　耳附

白非禮勿聽　聽思聰君子九思　無側聽禮　舜達四聰而治天下

耳不聽五音之和爲聾傳 五音令人耳聾老子 司聰杜蕢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不聞樂是不聰也 文子曰聽者所以達知也所以成行也所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之理虛心清淨耳無苟聽 耳屬于垣 天聽卑泰宓曰天之至高而聽至卑蜀志 言猶在耳 聽之不聞名曰希 聽曰聰聰作謀洪範曰四曰聽 掩聰大戴禮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掩聰 通人於己文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聞者所以通人於己既暗且聾人道不通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 坎爲耳易 惟明在於聽政不在聞螻蟻之聞 惟聰在

於聽德不在聞焦螟之聲傾耳而聽之可得而聞也廣聽賈琮事見上注洗耳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惡聞之洗耳於穎水枕流王武子曰流非可枕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逆耳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漢高紀雉雊高宗祭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不聽之異也志味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知音伯牙彈琴鍾期聽而知其音聽和而聰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和則明視聽不和則有震眩視秋毫之末則不聞雷霆之音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鶡冠子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管物者則神勞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戚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陽言提其耳重聽何傷黃霸為郡許丞老聾史請代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諸葛亮請杜微至以微聾於座上與書云伏聞德行飢

渴歷時云云徵以老病乞歸

孔纚纚令人忘倦 馬周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

進對失次 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顧目見耳 前蜀王衍顧目見耳

耳大 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

耳無根 袁天剛見馬周曰君耳無根壽不長

生缺左耳 商成已生而缺左耳

忽睽 文粹皮日休耳方聰兮忽睽

耳冷 孟洪徽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何不以文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出朝野僉載

耳中天地 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自童子耳中落幽怪録

三耳秀才 董謹為太山府君呼為録事令決疑獄謹舉秀才張審通決之甚當

府君喜其聰敏爲於額上更添一耳既還額極痒踴出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同上

聞善不慕與聾聵同柳文送從兄序

耳肅肅兮聽不聞聾韓愈拘幽操

丁寧附耳莫漏洩韓退之月蝕詩

病聾五代鄭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

自提其耳五代王峻曰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得之翟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

面九

白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禮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事親三日具沐其間面垢

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朋而

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揚子

面長二尺荀卿子曰有臣公孫呂身長十尺面長二尺廣三寸名動天下

半面後漢應奉字世叔行汝穎過袁賀門出半面不見賀二十年路見識之

傅粉何晏

面如凝脂王右軍見杜弘理而歎曰面如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子西袂掩而終國語楚白公勝作亂劫惠王殺子西慙見葉公子高以袂掩面而終

夫差巾覆而死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死羞見子胥以巾覆面令人謂之面衣也

面如驢面吳書諸葛子瑜

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子產云

宋如周面長孔相觸陳夷行揚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

沫面狄仁傑送制獄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

不識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

兩面人劉季述帝因少陽院崔胤

告難於朱全忠請以兵除君側全忠封膺書與季述曰彼反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膺膺曰姦人偽書從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允謝全忠曰左軍與允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幷送一侍兒全忠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季述

方面 五代寇彥卿方面

一尺之面 五代桑維翰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面澤赤 袁天綱見馬周曰君面澤赤壽不長

面如虎 袁天綱與韋挺游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

面如高麗 楊再思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戲曰公面似高麗

唾面 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

黑子似顏平原 柏良器父友王奂曰面黑子似顏平原

黃面兒 賈餗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

以帽障李訓帝下詔暴訓注等罪李孝本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白面兒五代劉鄩末帝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會面嗟黧黑杜甫贈王侍御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其色瀲灎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劉禹錫呂溫集記面紫色五代漢高祖面色青黑五代羅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人罕識其面五代崔挩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進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面有銀光方鎮編年錢鏐鎮吳越胡岳渡江畫工以貌奏數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胷十

白釋名曰胷臆也結胷山海經曰有結胷國人為人結胷如人結喉也貫胷

又曰貫胷國為人胷有竅孔子之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春秋孔演圖云披胷列子得卯披胷清水蕩其胷當味值胷洞胷達腋開胷毀骨碎胷傷胷左傳魏犨爇僖負羈氏犨傷胷晉文疾愛其才使視之犨束胷而見使者漢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而射漢王中胷高祖詐捫指長歎息古詩胷坼而生禹帝王紀禹母吞神珠云云孔封常胷無疑事封常清才而果胷無疑事匕首揕胷于志寧贊曰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首揕胷不愧也胷有七黑子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胷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穴胷李密敗王伯當曰豈公一失利輕去就哉雖殞首穴胷所甘已以手

指胷 五代王松以手指胷引郭子儀自誚 迷惑胷 下開迷惑胷寥豁斷株櫱韓退之送文暢北遊

二十八宿羅心胷 李賀高軒過 獨任胷臆 唐史吳兢上言斐刘股肱獨任胷臆可為寒心

不置白黑於胷中 韓愈崔羣書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

胷有偃骨 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名青琳青書者胷有偃骨

手十一

白天將假手 傳 執子之手 詩 兩驂如手 如臂之使手

六轡在手 共飯不澤手 禮 論語隱義曰 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歎曰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 鉤弋夫人 漢書鉤夫人兩

手皆拳武帝披之手即展號曰鉤弋夫人

母嚙手 搜神記曰周暢至孝每出母欲呼之自嚙手暢心痛即馳歸

羮爛 後漢劉寬欲朝婢翻羮汙朝服婢以手收之寬曰徐徐羮爛汝手

論語摘輔象曰 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繁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道子夏握五是謂受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

鼠傷 晉髙邪劉柔夜鼠傷其手指惡之問淳于智智即以朱書腕後横文為田字夜露手而卧明有一大鼠手前死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燕丹子曰 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盛而奉之

繩貫 魏畧曰鮑出字文才屬代飢出採蓬子母在家為賊繩貫手掌驅去出走斬賊奪母而還

纖擢素手不分麈尾 王夷甫見美丈夫門

脩肱 契

長肘 李廣

握鉤 仲尼

執雅子貢刻文公孫述摻摻女手手如柔荑為魯夫人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孔如亡左右手房玄齡辭位帝遣使謂曰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束手太宗討高麗玄齡上疏曰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握手玄齡疾甚帝親握手與決模稜蘇味道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揺手李德裕帝欲授李訓諫官德裕謂訓小人須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揺手止涯帝適見不懌手弱王徽襄王熅作亂熅逼召徽及僭號迫脅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程知節白秦王知節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汙吏斂手盧奐

為南海太守汙吏斂手

一手廢 盧照隣客東龍門山疾甚足攣一手又廢

斂手 李至遠知選事疾吏受賄謝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

垂手過膝 前蜀王衍垂手過膝

毒手尊拳 五代李襲吉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莫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數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

繡其手迹於衣 南平高季興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

霹靂手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握手諄勞 沙陀傳李克用還過汴朱全忠邀之克用入舍上源館全忠握手諄勞

手大尺餘 程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胷酉陽雜俎

炙手可熱 勢絶倫杜甫麗

人行爭指抑批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官者序感柄下遷政在官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唾手可取褚遂良翔稽雲朝唾手可取手打賊李巨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勑宰相與語从不得罷國忠息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為相公手打賊乎

臂十二

白割臂而盟魯莊公許孟任為夫人孟割臂而盟之遂生公子班乃申蒯斷而闘崔杼弒莊公申蒯後至將入御止申蒯聞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曰勿納蒯曰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蒯遂拔劒呼天踴而闘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叫而死也李廣猿臂漢書

羿左臂長而善射淮南子

齧母臂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齧母臂辭別曰不為卿相不入衛郭門

折臂三公幽明錄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王氣叔子掘斷之後相者再至曰當出折臂三公後叔子馬墜折臂

一臂國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也

過膝蜀志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李牧臂短謝靈運詩曰李牧媿長袖

若身之使臂

齧臂為盟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帝呼單超等五人入謀誅梁冀帝齧臂為盟也

蜀志曰關侯為流矢中左臂陰雨常痛仲臂與醫刮骨去毒流血盤中神氣自若

孔猿臂郭知運

斷臂王珂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

臂短五代朱友謙附于晉醉寢晉王

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與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

臂龍鱗奮 張亮程公頴稱亮臥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

嚙臂 皇甫湜命其子錄詩一字悞嚙其臂血流

生子兩首四臂 劉鋹天寶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南漢世家

斷臂仍⿰黑瓜⿰言瓜 韓文征蜀聯句

連臂歡咋 叛臣陳敬瑄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宂從內兆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歡咋行宮中士捕繫之呼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譁唐史

把臂 杜甫苦戰行臨江把臂難再得

矢著臂 唐史王方翼為安西都護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連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

印臂上曰風月常新 史諱錄曰明皇開元初被進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印

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

王畿如臂 陸贄曰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推也

堂下斷臂 周仁軌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悉之送于野數日往視故在

白孔六帖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穀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胡明楷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脣一

白脣亡齒寒左傳宮之奇云云　仲尼升脣孝經鉤命決曰　老子脣龐厚瀨鄉記　脣者齒之垣春秋元命包云云　舌之藩周生列云云　黑脣燉煌實録曰王禁字孟曾卒有盜發冢見禁與人揳蒲賜盜者飲出其夜告城門云孟曾使人也發曾冢禁賜酒以黑其脣明日入城黑脣者是也須臾賊至為門吏所縛　朱脣外朗曹植賦　沸脣賈誼曰沸脣摸褰垣之下匈奴號也　孔博脣婁師德　膏脣武平一上書膏脣之伍茍輸讒計　脣厚杜紫微脣厚不稱才名出瑣言　劃脣南蠻赤口濮劃其脣使赤　持疑於脣吻間韓愈送毛仙翁發言如馱駟囁嚅持疑於脣吻間　焦脣道長食盡苦口焦脣李白來日大難　烏膏注脣五行

志元和末婦人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狀似悲啼者縛舌膠脣唐孫樵逐痁文有司馬安者捩義盜仁縛舌膠脣絳脣杜甫觀公孫大娘舞劒絳脣朱袖兩寂寞

足二

白龜文抱朴子內篇曰老君足下龜文又漢書曰宣帝足下龜文足下有毛宣帝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左足禮足不良郤克不失足於人禮啟予手啟予足曾子病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跡也孔足痺王徽帝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踵相逮褚亮寢疾帝遣中使候問踵相逮足病發白居易武宗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發鄭權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輿就道自置

其足折之 藩鎮李師道浮圖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絶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

曳踵 姚崇它日朝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心有憂痛不在足

足攣 盧照隣疾甚足攣

足下黑子 唐明皇雜録安禄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禄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禄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能有之乎禄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韓公竒而翫之益親厚

捧上皇足 上皇至咸陽在望賢宮帝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唐史

引足令高力士脱靴 李白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沈飲

墮車足傷 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嘉其足力五代王進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惟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

足力乏不能拜五代呂琦廢帝發怒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

酒濯足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即市斗酒濯足傍衆異之

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五代馮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

眉三

白螓首蛾眉　蔡澤巨眉史　文王虎眉帝王紀云　堯眉八彩

春秋元命苞云

三寸 烈士傳云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一尺 伍子胥眉間一尺

白眉

京兆眉 張敞為婦畫眉人謂之京兆眉也

連眉 列仙傳陽都女生而連眉以為異後果得仙道也

黛眉 東觀漢記馬皇后眉施黛左眉小缺補之如粟

赤眉 琅邪樊宗天鳳中起為盜王莽使平均公廉丹征之宗等欲戰恐其衆與丹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是謂赤眉賊

愁眉 桓帝時京師作愁眉細而曲折效梁冀家為之是日收冀婦憂而蹙眉

灸眉 鄧粲晉紀曰宋歎常以酒狂王澄因叱左右拉歎郭舒厲色曰使君醉左右莫動澄大怒曰别駕狂耶狂我醉因遣灸舒眉頭後事王敦諫敦敦呵曰人以卿癡灸眉舊疾復發也舒曰汲黯朱雲豈癡乎澄時為荆州遂縱酒嬉戲

嚬眉 西施

張氏工 梁冀

制

珠星示象運斗建於雙視 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立

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曰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之也

孔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臨淄王誅韋庶人主方覽鏡作眉聞亂走至右廷明門兵及斬其首

眉宇 元德秀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隆眉 五代王建

通眉 李賀通眉

秀眉 楊元琰秀眉

眉長覆目 毛若虛眉長覆目性殘鷙

眉過目 袁天綱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長眉青 韓愈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

眉頭不伸 五代郭崇韜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眉睫增妍 柳宗元乞巧文齒牙饒利眉睫增妍

九聚眉 金臺錄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貴信之

忽軒衣張眉 韓文

禁去眉開額 文宗即位而禁高髻險粧去眉開額唐車服志

疏眉目 楊收 又 盧奕疏眉

目豐下　眉目瓌異李邕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　曲眉而豐頰韓愈盤谷序曲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　刻眉崔氏性忌有婢刻其眉　得色懸雙眉劉禹錫詩　眉間黄色韓愈鄆城晚飲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黄色見歸期　秀整汝陽王璡眉宇秀整

鼻四

白鼻者心之門養生經　東方之人隆鼻淮南子云　隆準漢高祖準鼻也　鼻為氣户長沙耆舊傳太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凡鼻為氣户君鼻大貴之象也　鼻仰而頞富貴之相也史記蔡澤就唐舉相舉云云　截鼻列女傳倹漢周郁妻納一歲夫亡父母欲嫁之遂援刀而截鼻　莊子曰郢人巧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斲之匠運斤成風堊盡而不傷鼻

雙柱老子

飛龍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飛龍

孔鼻息所衝上

拂雲漢李昭德怙權郎悄上疏曰臣聞其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鼻長六寸吳元濟山首燕頷

側鼻史思明

鼻息若龍虎王建湊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驚視之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

鼻下氣皆黑袁客師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

金環貫鼻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過頤君長以絲係鏁人牽乃行其次以二枕頭金釘貫鼻下出

鼻出黃膠從容錄賀知章忽鼻中出黃膠醫者謂飲酒之過

漸能等薰猶韓愈江陵詩因疾鼻又寒漸能等薰猶

齆鼻五代史王處直養子曰都者執處直因之西宅處直揕其胷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隆準五代閩世家王

審知狀貌雄偉隆準方口**無厚相**李嶠身短小鼻口都無厚相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廣記

鬚五

白捋虎鬚吳録朱桓遠戍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王推几前桓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鬚王大笑**于顋于顋**左傳宋華元多鬚伐鄭為鄭敗宋人歌曰于顋于顋棄甲復來**黄鬚兒**魏志任城王章為北平中郎將討烏丸有功歸太祖大喜捋章鬚曰黄鬚兒定天下大奇**長鬚方士**廣陵列士傳劉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鬚方士**多鬚參軍**郤超多鬚人謂之多鬚參軍**衒鬚**後漢溫序為隗囂將軍所獲序臨斬銜鬚曰大丈夫豈宜鬚污於土**晉張華多鬚**好以帛纏之陸雲見狀笑不能止**蝟毛獸鬣**朱桓捋孫權鬚者**後漢司馬直**潔白美鬚

髯人敬之如神**奮髯抵几孔數尺**紀處訥髭長數尺**髮與身等**太穆皇后竇氏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容髮為變**惠宣太子業有疾帝憂之一昔容髮為變**翦鬚**李勣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鬢髮班禿**肅宗皇后吳氏傳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鬢髮班禿**髭貌雄偉**司馬晉鄉**頎而髯**令狐綯傳宣帝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即名綯為知制誥**兩昔皆白**路巖貶新州刺史美鬚髯至江陵兩昔皆白**引刀斷髮**玄宗貴妃楊氏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繚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名入禮遇如初**赤**

髮　回鶻黠戛斯人皆赤髮以黑髮為不祥

鬚髮輒白　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

髠鬚鬢　崔蕘為陝虢觀察使俄為軍吏所執髠其鬚鬢蕘再拜祈免乃得去

髮動　顏杲卿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祝鬚髮　喬琳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鬚髮舍游佛廬

黄鬚　後唐莊宗皇后劉氏父劉叟黄鬚善醫卜

每怒盡張　張巡鬚髯每怒盡張

已衰改　李白古風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

婦人有鬚　李光進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

長鬚國　有士人泛海至一處問之曰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土人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乃舉鰕所聚也酉陽雜俎

鬚生若黳　海州司馬牟敖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布進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

辰可代藥石見數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鬒美凡三鑷之鬒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鬢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髮長五尺 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髮鬒然長五尺餘每沐出命侍婢捧大金盤承而櫛之有相者疑其婦人呼之方寤憮收閑談

虞童髮未[illegible] 柳宗元詩音班

風鬟霧鬢 柳毅見龍女風鬟霧鬢異聞集

氣攻髮直 大中遺事先生又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條如植

白髮三千丈 李太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 秋日贈元六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上

挂矢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酉陽雜俎

惟稱好鬚 帝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鬚變買人鏡 杜詩

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贈李秘書婦人以蘇澤髮南詔望苴蠻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髮鬢髮還應雪滿頭杜寄杜位怒髮猶鬇鬡韓文征蜀聯句綠鬢成霜蓬李白怨歌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虬鬚似太宗杜甫贈汝陽郡王璡

律呂六

白律本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取嶰谷之竹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而吹之為黃鍾之宮而制十二管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而皆可生之是為律本注云大夏西戎國也嶰谷谷名也竅孔也取竹孔與肉薄厚均者截以為管也燕谷和氣北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乃吹律暖之和氣至谷乃生禾黍楚軍死聲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而楚必無功注歌吹律也以詠八風易姓京房本姓李後吹律自改為京氏玉律銅管飛灰
之候吹律聽聲史記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律為萬事根本望敵知吉凶
聞聲效勝負蓋吹律而聽聲也合其規較之以黍候其氣應之以灰啟迪歲功敬授
人事候四氣應八風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之文子審大小必
均薄厚考長短無失毫釐履端於始以啟三日六旬舉正於中用定二十四氣
頤陰陽而必變雖風雨而不迷東風入律青雲干呂黍累定而百物
信毫釐失而千里差藝精吹管業擅專門六律六同六律合陽聲也六同合陰聲也
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長九寸立均出度國語律所以立均出度言鐘度皆以

律而均也以合陰陽之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還相為宮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十二律迭相生也還謂循環也八風從律而不姦禮姦忒也六氣斯辨八風不姦吹其斷竹既叶鳳鳴之音驗以飛灰已契蟣行之次制苟乖於長短應必失於忽微參天兩地藝文志大演之數五十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莫不參天兩地兩耦數也金門竹葭莩灰晉律歷志楊泉記取宜陽金門山竹河內葭莩為灰炎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伶倫造律呂大橈造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造歷秒忽漢書數起於一產氣黃鐘造計秒忽注秒禾芒也忽起於蜘蛛絲言其微也十二律漢律歷志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一曰黃鐘二太簇三姑

洗四蕤賓五夷則六無射呂以振陽宣氣一曰林鍾二南呂三應鍾四大呂五夾鍾六仲呂

三統漢志

云三統者天地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地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故林鍾為地統云云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物事各得其理寅木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蔟為仁云云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羲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

夫婦子母

上生九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異類為子母謂黃鍾生林鍾也同類為夫婦謂黃鍾以大呂為妻也

律娶妻

黃鍾生林鍾也

呂生子

林鍾生太蔟也

天地之情也

上損下益

黃鍾之管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益一上生太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鍾應鍾益一上生蕤賓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夷則損一下

生夾鐘夾鐘益一上生無射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左旋八八為位其法皆銅鐵太樂太常主之相生三分損益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甲己為角丁壬為羽乙庚為商丙辛為徵戊癸為宮）律生於辰（謂子為黃鐘丑為大呂之屬也）妙察五均（工言三統）孔樂舞雙鳳（西舍利樂舞雙鳳明律呂之和也）斷竹為十二律（樂志初隋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張文收既定樂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方積卜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

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於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

刻漏七

白銅渾設象玉漏授時挈壺氏掌刻漏之職金徒之職銅史之司分以陰陽明晦之時不忒贖其晝夜短長之數無逃金臺銀箭　陰陽雖微天地之情可見風雨如晦日夜之度不迷苟昏曉過度致盈縮之差則寢興失時有顛倒之刺敬授人時　周禮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欜

懸壺以為漏也以次序更聚擊欜備守以警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沸而沃之冬水凍冷不下故以炊令沸以沃之

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待漏 後漢范楚每常事嘗晨駐車以待漏也

孔攺刻漏 傅奕善數不傳武德時所改刻漏皆詒奕

陰亂漏刻 王翊河中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遲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

景刻 陸贄曰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

金丸 拂袜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立其端置十二丸率時攺一丸落

蓮花漏 唐李肇國史補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之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無差

咽蟾蜍 李賀云催水咽蟾蜍雖跕集

孔壺為漏浮箭為刻

漏刻博士六人掌知漏刻凡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鍾為節出唐百官志

置鼓以候刻 渾天銅儀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關鏁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出唐書天文志

漏刻之灋 馬重績言漏刻之灋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史卷五十七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 天下多是也杜牧池州刻漏記

虬傳夕箭 杜詩

銀箭金壺漏水多 李白烏棲曲

節晷漏於鍾律

李華含元殿賦

方術八

白執技以事上　推步　日者殺黑龍史記黑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視日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　緯候　鈐決後漢傳曰陰陽推步之學往見於墳典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玉堂之府靡得而闚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用道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者專候挺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驗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神力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形其義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漢武

帝頗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員策抵掌順風而屆也

任文公 善天文曉遁甲役使鬼神

請命太山 京房自去篤病三年請命太山行過道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

米道 張魯學道鵠鳴山有人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世謂之米道

左慈盤中釣魚 曹公欲殺之變為羝羊入羊羣中曹公知不可殺乃謝曰試與公戲耳老羝屈膝曰詎如許復欲執之羣羝屈膝云云

召鬼 劉根能令人見鬼太守史祈不信因之乃召祈七祖皆面縛責祈祈乃謝而遣之

費長房 假壺公之符

薊子訓 取嬰兒之驗

趙炳 能令枯木生荑茅屋爨鬲

樊英 推步災異漱水救蜀火

楊由見社中水鳩鬬 知有兵賊象不赴酒食

風起竈 李南少明風角女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爨者當之必死

五里霧 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

不見後優作賊辭　**風起知火**　郎顗父宗字仲綬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宗知京師有火灾記時日果如其言

郭憲從駕含酒三噀　執法奏不敬曰齊國失火故厭之果上言失火也

欒巴南潡　巴蜀人正旦朝會獨後至頗醉又飲而潡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果上言失火有雨來皆酒氣

風起庭中父哭子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二尺在庭中從申上來童童廻轉輅曰東方有馬吏恐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也

療病人令思過出米　漢書張衡為五斗米道東方張角為太平道太平者持九節杖為符呪教病人思過處静室又為姦令祭酒以五千文使都習姦令為主鬼吏主為病者禱請法書病人姓名服罪之意作三通一上天一埋地一沉水為三官書

使病者出米五斗號曰五斗米師為益於病昏愚者競師之衛因人作信義舍置米其中有小過令治道百步則罪除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則輙病以鬼道教人衛即角子也

隱形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輅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內僕正身明其道見數不為異術不為奇僕隱行恠未服斯務矣

孫策殺道士于吉 後照鏡看面創見吉在鏡中遂卒

百果立生殿庭鈞魚 吳介象元則有方術吳主使象變化種菘菜百果皆立成又論鯔魚膾最上乃於殿庭穿埳置水垂綸於食頃乃釣得鯔魚也

活死人 吳士燮字威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藥以水含之乃蘇四日能語董奉字君異

丁義以白羽畫水渡江 晉丁義授神方於吳猛以白羽畫水渡江

夏統水戲 統字仲御賈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鯔魚躍鮪䱐

引於是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噀天雲飛雨集矣

青囊 郭璞投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為人所焚

後漢

段翳 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生辭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下告曰有急發視之到葭萌與津吏爭舟撾從者頭破發眎膏藥傳瘡乃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秀夫替戾剛 劉曜攻治城石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剛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言此軍出捉得曜歸也

禁溪水不流 徐登

孔求見儀形 馬周亡帝思之甚將段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治丹劑 裴潾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裴潾諫之曰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虞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

驗視

穆宗惑方士 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臯者上疏曰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

游江湖間 鄭注以方伎游江湖間依李愬為愬煑黃金餌之寖親遇

諫罷方士 劉瑑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複

許巖士 朱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

自鬻其伎 裴潾曰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

喜術士 成汭晚喜術士餌藥濱死而蘇

王若訥 劉仁恭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

能言禍福 劉從諫傳初術者李瑑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之辟署大將見星門

善長短術 李丕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

化黃金 劉巨容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見金門

陰陽占縣

符架之術

葉法善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恠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

都人自爇火中

葉法善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爇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

止樂

明崇儼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異王府文學試為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剸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恠龍怖而止

易占

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蔑代之乃往折蔑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

飛集淮芥上往取之

而得奴衆以為神

請題衿膺 桑道茂善太一遁甲術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道茂賫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

釣魚術 五代鄭遨與道士李道殷友善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

木獺 楚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鱠屬江水夏漲魚不可得用昌探懷出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須臾波浪沸遂擒一巨鱗出獺着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獺耳因作鱠母愈出九國志

為方士

房中之術 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蜀孟昶傳六十四

方士格 李白草創大還造化合元符交

構騰精鬼自然成妙用誰知其指的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壯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伊予是何者名在方士格

譎詐丕誕不信

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丕誕不可信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家主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唐贊皇公方士論

亡牛在鵲巢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黍國師卜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鵲巢中往探樹下見有穷舍繫牛乃其所失者遂獲盜人也芝田録

壁畫飲酒

張士政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所畫濕處擲落其術終不肯傳人酉陽

噀水調角

江南野史彭玕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兵兵掠寨劉則噀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兵不能攻迨數年

一夕劉死遂戰不利

叱咤風雨 唐史高駢傳呂用之自謂與仙真遁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

卜筮 九

卜筮婚姻 卜怪 筮仕 卜失 賣卜 不卜附 卜筮官

白洪範曰明用稽疑 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官占惟先蔽志 官占卜筮官也先斷意後用卜

不煩 聖人不煩卜筮傳

龜筮協從龜從筮從龜從筮逆

龜筮共違於人

貞卜

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也

龜象也 筮數也

爾卜爾筮 體無咎言

臧會曰 僂句不余欺

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鬭廉云

違卜不祥

占險 夫易不可以占險

卜

僭臧會竊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爰契我龜　不占子曰人而無恒不占而已矣

卜不襲吉襲再也　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謂瀆龜筮也　決

嫌疑禮　卜之用龜　進斷其志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圓

神方智易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蓍龜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端策

拂龜詹尹對屈原　神蔡龜也　靈蓍僂句也　觀卦察文　鑽龜啓繇　考先知

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微志　疑衆必殺禮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殺無赦謂使進禮　疑而筮之則不非也　前知禮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

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欺　禮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

易雖有明智之心進斷其志焉深於易者禮青囊卜也拂龜布卦握粟揲蓍遺策不中也大橫庚庚予為天王漢陳平等迎代王王卜之得兆云云孫賓投蓍用知方朔漢武帝令孫賓筮東方朔詹尹釋策不對屈原楚屈原既放心煩志亂往見大卜詹尹曰余有所疑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原曰予寧隨鴻鵠遠舉乎寧與雞鶩爭食乎云云詹尹乃釋策謝曰用君之心龜策不能知之周文王卜獵渭濱其兆曰非熊非羆天錫帝師乃得呂望而歸辨吉凶者存乎辭舍爾靈龜受命如響知來藏往窮神知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天生神物謂蓍龜也極數知來之謂占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觀變

枚卜　書枚卜功臣謂歴卜也　周禮三兆王兆瓦兆原兆　田原之兆謂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璺杜子春曰玉兆顓項瓦兆帝尭原兆周之兆也　繇兆之體　百有二十頌千二百　記曰天子無筮　謂征伐巡守不用筮小事則用筮　諸侯有守筮　守國之筮有事則用　封父之龜　天子之龜封父國名　諸侯非其國不筮　卜宅寢室　假爾泰龜有常　命龜策辭　奠龜　儀禮卜人奠龜楚焞注楚荊也焞以鑚灼龜也　置于燋　燋炬以然火也　乃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涖卜　涖卜旅長與主人占日者　龜焦　焦兆不成也趙鞅卜也　沉陽　趙孟卜救鄭遇水適火太史曰是謂沉陽注云火陽也得水而沉陽　青純　公羊曰龜青純純緣也謂甲髯千歲龜青髯以明吉凶　龜能七十

鑽而無遺不能避刳腸之患莊子露蓍漢書上體不安張禹必齋戒以卜言則獻上不言則有憂色露蓍於星下卜負金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吾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齎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乃悟取蓍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允信也臧善也祠部式諸私家不得立雜神及覡巫卜相並宜禁斷其龜易五兆六壬不禁龜蒙狐疑占而從二卜不過三穆卜書成王有疾穆卜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奪糈周禮罰也卜不中罰不中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之役爾云勝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罰汝對曰云云青蓮神蔡彰性考來翠野

靈蓍通幽索隱覩兆於未萌誠為智者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光啓兩儀能成四象存險易之徵示臧否之兆索隱致遠通幽洞微達以陰陽究其天地合於無際應以未形智能藏往神以知來行於冠婚明男女之問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射覆知白鼠之傷布兆見豎牛之禍彼敬仲之徵祥必咸齊國且君平之取給將賣成都鬼神其依吉凶可見屈原遐逝詹尹端筴而無言方朔不歸孫賓投蓍而有說故龜文既踐知李固之將封鳳皇于飛識陳完之必貴開於賓數得自天玄卜筮婚姻晉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繇曰士刲羊無衁女承筐亦無貺也欲納驪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崔杼筮娶棠姜 曰入其宮不見其妻凶

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筮仕畢萬筮仕於晉 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昌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綬笥有虵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虵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為邊將官有果名五年為大將南征

管輅自卦 輿州刺史裴徽辟輅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見三鯉果見之

淮水絕王氏滅 王導初渡淮郭璞筮之云云

筮家狀 孔偁字仲光拜臨晉令崔駰亭伯以其筮家狀之謂曰不吉勸辭辟官偁曰吉凶已見在縣二年而卒

賣卜君

平杖頭 嚴君平賣卜於都市曰得杖頭百錢即閉肆垂簾

司馬季主 楚人賣卜於長安市

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張禹為兒時至市觀卜父之自曉別蓍布卦意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於縣庭而逃君平以卜筮賤業而可以便衆人有非正用之則依蓍龜為言利害卜筮官官占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釁龜月令正月命有司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上春釁龜擇建立卜筮人書龜開四兆卜師收掌策分三易筮人是司技以事卜藝成而下業在其宗三兆之灋見卜筮門三易之灋連山歸藏周易視高謂以龜背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之卜事也作龜謂灼龜人作兆而占之也命龜謂告龜以所卜事涖卜涖臨也謂卜官相示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開其占書書其四部故曰四兆

見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以火灼龜也致墨者熱灼之以明其兆也龜室藏龜之室

中否周禮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也卜人定龜禮史定墨視兆坼也君定體體吉凶也四兆方兆功兆義兆弓兆有其名義未聞六龜六人占龜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果屬西雷屬南龜獵屬北龜若屬燋契周禮菙氏供燋契以待卜事燋爇灼龜之木謂燋契龜之鑿也凡卜以明火爇燋遂吹其後契以受卜師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也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視墨卜人視坼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坼有明微凡卜筮既事則以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以啓金縢之書是也九筮

筮人掌易辨九筮之名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九筮謂筮更筮咸筮式筮目筮易筮比筮祠筮參筮環云云

卜正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正官之長也

卜怪生男墮地而走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墮地而走入竈宋無忌妹也

蛇銜筆烏鷰鬭 人見老蛇銜筆輅曰書佐也又烏來入室與鷰鬭是官舍久遠有此三怪無所憂也

戶前流光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鷰雀入懷般般有聲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欻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舉刀斫腰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堂西死男子 信都令家驚恐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矛者主刺項痛弓者射胷腹故心痛果得之疾遂皆愈

卜失

卜牛 管輅為僕婦卜失牛云當在西面窮卯中懸頭向上果於卯塚得牛婦人告官以輅藏牛按驗乃知

失妻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鬬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盜鹿 有人捕鹿晨行有盜其鹿者輅曰汝巷中第三家也伺無人時以瓦子密發其東第七椽以瓦子著下當送還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擔鹿皮向著故處自愈盜如言乃令鹿主舉椽棄瓦盜父亦病愈也

買鞭懸桑樹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斤

燒殺人 步熊字叔羆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舍側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卜曰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有一人來縛之果言云草惡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

不卜聖人不煩

卜筮　昆命於元龜惟先蔽志蔽斷也昆後也朕志先定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闞康云命付天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勞著龜郭璞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不回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不占而已矣孔投龜於地張公謹泰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秦詡趙矜歷襄城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鎖塋自屈義陽王琮子行休琮死挂林社北遂歸葬行休蹐身迎柩靈堂鎖一夕

筮自屈管上有指跡一奇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屋於文為尸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生告之矣乃趣其所發之如言

城陽公主婚 城陽公主初主之婚帝卜之繇曰二大相食始同禁而一節獨闕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戚也燕飲以昊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所以決疑若瀆禮慢先聖人所不用乃止

改葬占地 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地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

遇坤之泰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五立舍外懼戚餘辛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宜無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

折足為敗 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

君當為鄉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網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去

張公謹蓍

投機之會間不容穟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自筮死日

李嗣真流藤州久得還自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

一卦帛十疋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足人踏跋不肯下錢筮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紿之其精如此酉陽雜俎

命或馮蓍卜情將問蔡

韓愈聯句

三錢舞

耳酒記王廷湊嘗謁五明道士卜擲三錢皆舞

來嫗各半

資暇集來道茂之門有嫗賣卜來言休則嫗言咎來言咎則嫗言休

陳子昂自筮

見貪濁門

蓍龜九宮術

盧藏用善蓍龜九宮術

陰陽雜數

賈耽陰陽

雜數罔不通其器

多招術家 房孺復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重權近希進

以易自筮 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

得乾之坤 王廷湊始廷湊賤微時鄰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君將有土及得鎮迎事甚謹

卜不吉 突厥處羅復謀取并州置揚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

賣卜長安市 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天火之象 馬重績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

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五代史卷五十七南瞻析木木不自續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虚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龜精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有十方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俟六十六別取質東龜余既幻處不經過至是皆如其言吳越備史憝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曰嘻人莫不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見天稟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何卜賦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文粹揚烱渾天賦顓帝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

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

李鄴侯泌 竇廷芝與卜者胡蘆生相善一日謂竇曰君家禍將至非遇黄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得免劇談録

瓦卜休咎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仰為吉覆為凶南部新書

一蓍獨立 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蓍立竒瑞非常也不可言舊史

蹈常而俟夫何卜 何卜賦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捨操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佛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等斷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蟄於野其時在澤伊穜之利乃穋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也諒淑慝之同出顧所下之若何夫

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耻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杜生易占見方術門卜者世之餘伎柳宗元非國語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常用而徵信矣雞骨占年拜水神柳宗元柳州峒氓猒就成都卜杜甫遊子五月為火火主離崔信明見五月五門最深於五行韓文李虛中誌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星官歷翁莫能與其校得失虛中誌其說汪洋奥義闕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歷翁莫能與其校得失本行正郎劉禹錫之為屯田員外郎時勢事稍異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遨之至省方欲問報云韋生在門外公不得已且

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畧省之意色殊倦覺之乃去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相十 吉相 凶相附

白相人叔孫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 有知人之鑒許助善相 相術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顙是帝皇之貌也 又後漢李固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已上見文選 決疑歸田賦曰慼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漢

呂公謂高祖曰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不敢忘德父老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乃謝曰誠如父老言不敢忘德信而有徵億則屢中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徵如指諸掌應如影響蓍龜

吉相豐下有後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鷙領封侯班超詣相者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相者曰鷙領虎頭飛而肉食萬里侯相後封定遠侯山庭月角子貢有山庭之相有月角之相

薄姬王者之妃許負相曹操安人之主喬玄相雖賤必貴史記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受雖賤必貴貴不可言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奇骨

桓温未朞温嶠見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

躍馬肉食

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兑百日內合持國令有諸舉曰然若臣者何如舉熟覽笑曰君顒鼻巨肩魋顔蹙頞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其戲曰富貴吾自有不知者壽舉曰四十三年澤笑謝其御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三年足矣

奴有侯相

衛青至甘泉居至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曰人之奴得無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

以經術進

程方進年十三為小吏號遲鈍數為椽吏罵辱方進自傷詣蔡父相大奇其形貌曰小吏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瀘真指胡廣

廣為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真名知人雄勑真令助求人悉召諸吏人真窺之指胡廣遂舉孝廉為漢名臣

公字

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洒壁為公字後果應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

名累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好相羊祜字叔子游汶水濱父孝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去莫知所在論魏王朗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形相之事難據故也固有懷不副貌行不稱聲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宰我以貌度性失之子羽聖人於聽察精矣祠部式卜相築斷見上注

相婦人黄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相婦人者言當富貴乃巫家女霸娶為妻與之終身角犀豐盈賢明之相惟德受天以形合相貴賤且殊榮枯斯等鑄錢鄧通魏文帝之深意責珠董偃遇館陶之厚恩衛青起自於牧羊蔡澤終於躍馬聞辨吳粲之貴始自幼童知陶侃之榮當期老耄虛陳禍福謬託災祥事且無妄言而有微論性命之期定吉凶之兆凶相蜂目忍人楚子以商臣為

太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豺聲滅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曰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鬼由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族傳

縱理入口 周亞夫縱理入口終餓死於獄中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為戲笑

餓死 鄧通有相者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竟餓死獄中

父不祥 莊子曰楚司馬子綦有八子召九方歅相之謂曰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也

不過郡吏 後漢趙壹以郡爭政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覽鏡知刑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所殺

越王蜂目 史記范蠡云

眄刀 甘卓為歷陽陳訓私曰甘侯頭低視仰相名眄刀目中赤

脉自外入必兵死後果為王敦所殺

豺狼之聲　伯友始生叔向母及堂聞聲曰豺狼也必喪羊舌氏

孔使相工視　高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因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來早顯而末躓高晚顯而壽

高將　高智周所善義興蔣子謹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蔣子孫其後果顯而高一世之後無聞

鳶肩火色騰上　馬周本文本謂所親曰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果年四十八而卒

貴冠人臣　蕭嵩有夏榮者善相謂嵩僚壻陸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丈舉門蕃熾

奇相　李光顏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

日角龍廷　唐儉說秦王建大計曰公

日角龍廷姓協圖識係天下望久矣

位至太師

劉義節從子思禮少學相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

女有奇相

高祖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

奇庬福艾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庬福艾者遣之或問其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熊虎相

王晙氣貌偉特時謂為熊虎相

識淸貌古

韓思復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淸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語遲者神定

揚元琰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

骨體祿命

見骨體知祿命見命祿知骨體此則言命祿尚矣呂才

有異相

徐圖朗劉復禮說圖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畧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圖朗後為彭人所殺也

日角珠廷非庸人

相李珏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引出**韋貫之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貴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

相天且賤柳惲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有封侯相顧彥朗彥暉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

子孫當王百年王廷湊嘗使至河陽醉寢於路有過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湊馳及之問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輿矣及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耳大貴兆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貴兆對曰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不可以科第進鄭朗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巳而果相

龍

鳳之姿天日之表太宗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
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
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伏犀貫玉袁天綱見竇軌曰
君伏犀貫玉就輔
角完起十年且顯立
功其在梁益間耶右輔澤而動軌後為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脉千
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
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
都督面部三無金華子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
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
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
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龍瞳鳳頸武
后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元慶元典曰
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武后
最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肉不稱骨

帝在九成宫令視本文本曰學堂瑩夷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内不稱骨非壽兆也同上

豕視淫　長社人張憬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

天下之母　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五代史

蘭臺學堂　袁天綱謂杜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王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韋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皆得譴武德中以事俱流巂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

耳無根　天綱見馬周曰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

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

厄在三尺土下 張憬藏伎與天綱埒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後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果為蒲州刺史妻孥告當死儼聽致仕

相在怒時 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鄉相

大書台字 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書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大怖得輔政 金梁鳳玄宗時人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

跛男子 袁客師天綱子嘗渡江叩舟而還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之相在乎清明 唐贊皇公折犀

疑相論相之相在乎清明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

窮相李白召見及出上指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酉陽雜俎

以慧性知人爵禄厚薄壽命長短韓愈送仙翁序以慧性知人爵禄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駃騠嘶嚅持疑於唇吻間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以言哉

直將相五代李周盧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顒隆準眉目疎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

以相瀍隱市中五代錢鏐縣録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瀍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拳必

入口 九國志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友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不朋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

風雷之厄 南漢楊洞潛游水令梁愚堂謝洞潛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脉貫眸子行步雙蹀類驚麕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颶風壞廨壓死

言人事多中 趙鳳傳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公尤信重之以為壯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五代史二十八 唐臣傳

骨濃非常 文穆王元瓘淮將李濤冠衣錦軍命王討之自是日者視王曰此人手及百人當大

貴有僧自新常衣紙衣住廣德山院聞元璀至舉家皆遁而自新歸然晏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師還遂載而歸後王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微僧無它術但覩王骨灋非常故幸得識矣出呉越史

額文似臨淮　柏良器父友王與之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黒子似顔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唐史

亞夫下獄相　南唐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論心擇術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今有唐舉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